



倾诉你的故事

我们愿意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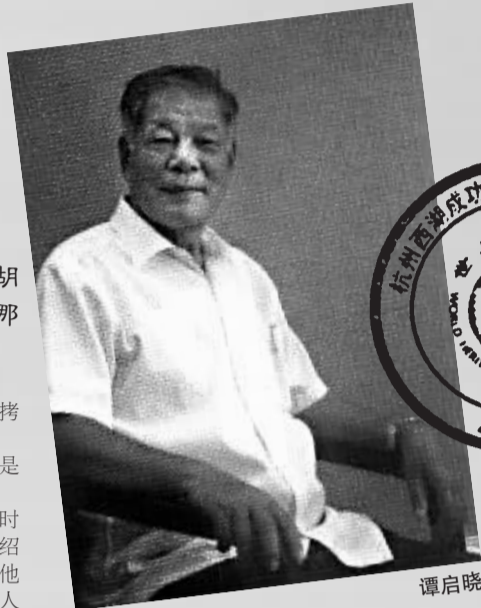
更多内容请见www.hzrb.cn/西湖副刊



谭启晓测量西湖水质透明度的卷尺 王浩 摄

口述 谭启晓 整理 邵婉靓 吴一兆

西湖水浪打浪



谭启晓



读稿人语

莫小米

看不尽西湖

有个杭州人,年年春节要登山。

龙年春节,冬雨霏霏,他从老和山上山,一路往北高峰行进。结果在山上迷了路,天黑了,无奈只好报警。派出所警察苦寻了3个小时,晚上10点,才找到了他。

要是谭启晓听到这消息,肯定会想,我得去考察呀,画张登山地图出来。

我看到这个消息,却一阵窃喜,杭州人在杭州登山还会迷路?不好好说明西湖的魅力,就在于她的永远看不尽,永远有新鲜感,不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。

说起登山地图,早些年还真有一老杭州人兢兢业业地做过。他50多岁时,刚刚成年的独生子去世,他想到山上找块清静之地了结自己,不料迷路了,于是决定先爬遍杭州的山、画出登山地图再死,没想到到山有那么多啊,一爬就是10年,人从哀伤中走了出来,山还没有爬完……是西湖的群山拯救了他。

西湖那么丰富,才能承载那么多的爱和依赖。

谁不爱家乡?唯谭启晓爱到那样具体,还是让人佩服不已。

铁路,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。就去查资料,现在是弄得煞煞灵清,报纸上也报道了。

说起来,当时的杭州人也是憋了口气的。那时候清朝政府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《苏杭甬铁路草约》,伤了国人自尊。几年后,清政府经不起江浙两省绅商及民众的一再要求,不得已废除了和英国人的草约,收回路权,交给了各省自办。

由此杭州成立了商办浙江铁路有限公司,准备自建铁路,自己设计,自己施工,连费用都是由老百姓集资的。

那时中国人穷啊,一般人家都是没有闲钱的。但是为了造条自己的铁路,当时除了有钱的商绅外,连工人、学生、店员都参与了投股,后来连码头挑夫,庙里的和尚道士,戏子,还有妓女、乞丐,都来认购路股,钱多的人出上万上千,钱少的人一元两元也可以,最后浙路公司股不满5元的小股东的户数都有16574户。听说铁路奠基那天,叫花子都来了不少。

江墅铁路全长16.135公里,沿着杭州东南的老城墙外由南往北。噶短一段路有五个站头,闸口、南星、清泰、艮山,终点站是拱宸。1907年8月23日通车,据当时统计,就拱宸桥站,每年进出的旅客人数就将近60万人次。

可惜江墅铁路只运行了30年。1937年,为阻挡日本兵,钱江大桥被炸掉了,接着江墅铁路上的沈塘湾桥和万年桥也被炸掉,从此这条铁路就废弃了。

到2007年,正好是江墅铁路开通100年,这年6月21日,我给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封信,建议在原拱宸桥站附近开辟江墅铁路陈列室,保护历史遗迹。

现在你去看看,运河边上有个江墅铁路遗址公园,遗址重建时,我应邀担任了技术顾问。做成这些事情,想想我就开心。

说亲身经历 看世道人心

《倾听·人生》十年精品集《小人物史记》已面世,各大新华书店、博库书城、当当网、杭报新闻大楼1706室有售。

西湖水质透明度实测

测试地点:白堤断桥西侧

1975年1月6日 210毫米

1976年7月15日 225毫米

1979年10月20日 190毫米

1982年3月21日 126毫米

1984年5月1日 202毫米

1987年10月1日 330毫米

1999年10月24日 456毫米

2003年11月30日 550毫米

2008年8月10日 680毫米

2010年1月21日 740毫米

今年我74岁了,总有一半的人生在关注西湖。西湖申遗一成功,我立马成了大红人。

浪打浪

我是杭州人,我对西湖就像对我的爱人,只想为她做事情,对她好。今年我74岁了,总有一半的人生在关注西湖。西湖申遗一成功,我立马成了大红人。电视台采访蛮多的,好在我不怕烦,只要同西湖搭界的事情,我都愿意做。2011年6月11日,世界遗产日到来之前,我接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记者采访,记者看到我这份“西湖水质能见度报告”,蛮惊奇的,36年坚持测量西湖水的记录,大家都围着看稀奇。

今年元旦,央视国际频道“远方的家”栏目组找我上,他们要拍摄“沿海行”当中杭州这一集。为啥寻到我?因为他们想拍摄一个普通市民眼中的杭州西湖,电视台和杭州图书馆一起推荐了我。

1日2日,足足陪了他们两天,景点都是电视台和我一起商量后选定的,断桥残雪,曲院风荷,西湖大佛寺,雷峰塔……一处处出典掌故,摄制组的小青年听得入迷,原来西湖还有这么多他们不晓得的故事。

浪打浪

这西湖水能见度有多少?一念之间,我从袋儿里摸出了卷尺,拉出来,伸进水中。

1975年1月6日,那天真冷啊!我跑步跑到断桥边,也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想的,突然起念,这西湖水能见度有多少?就这一念之间,我从袋儿里摸出了卷尺,拉出来,伸进水中,以看到尺子头上的刻度为准,那天的刻度是210毫米。地点在白堤断桥西侧,从这个地方成为我测西湖水质的固定地点。你看,就是把这卷尺,那时候是新的,现在都有点生锈了。我舍不得扔掉。

第一次测量西湖水的能见度,应该说只是好奇。后来再一一次次地去测量,则是一种刻意行为了。这个事情我是想过的,因为测一次两次没啥意义,如果每年测个几次,测上几十年,那就很能说明西湖水质的变化了,这对保护西湖会有用。

此后,不管是陪朋友、亲戚来西湖边耍子,或者是自己来西湖边,都会想到去测一下水的能见度,回到家做记录。眼睛一眨36年了,我的手上就有了这份见证西湖水质变化的监测数据。

西湖水那个时候完全靠自然净化,所以水质时好时坏,1975年第一次测是210毫米,到1979年更低,只有190毫米。最差是1982年,只能看到126毫米,本来一池碧波荡漾的水,那年都有水腥臭了。

浪打浪

从北京回到杭州,那时杭州铁路设计室在北山街上,我的西湖情结由此落到了实处。

1984年之后,水质开始慢慢转好。我测到的数据也逐年上升。我测的地方都是固定的,与水质监测部门不一样,他们监测点有好几个,然后根据需要来发布。为啥这样说?我是有根据的。2010年1月20日,钱江晚报报道,西湖50年来水质最清,能见度达1000毫米。第二天我就去测了,能见度是740毫米。

西湖水啥时开始真正好起来的?是从钱塘江引水工程完成,加上中东海综合治理工程,京杭运河沟通钱塘江工程,还有杭州四窰污水处理厂等一系列工程,此后西湖水质明显好转。

测水质,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,做一次两次也不难,数十年坚持,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。身边怎会时常常带着卷尺?噢,我曾经搞过天文测量,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随身带卷尺。

1956年我毕业于上海铁路学校,分到北京工作,在北京搞天文测量,说白了就是经纬度测量。这一行只做了两年,工程下马后,我就转到了铁路系统自动电话设计,一做就是10多年。直到1974年,组织上照顾我夫妻关系,回到杭州,在杭州铁路设计室工作,后来改名为杭州铁路设计院。

那时铁路设计室在北山街上,我的西湖情结由此落到了实处,只要跟西湖相关的事情我都感兴趣,弄得煞煞灵清。在这里不是我自吹嘘,对西湖的介绍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我比导游还要专业。



1962年,西湖发大水。

浪打浪

树下行三突然问:“这西湖水是活水还是死水?”“水从哪里来?又到哪里去?”

那一次,要说是给日本人做导游,不如说是接受他的拷问更贴切。

1982年吧,日本广岛大学微电子专家树下行三来了,他是到上海铁道学院讲学的,顺便来杭州玩。单位派我做导游。

那天我和日本客人,还有翻译,坐在西划船上,湖面不时飘来一丝淡淡的水腥臭,感觉应该不是那么好,但是在介绍西湖的时候,把西湖说得很美,念了苏东坡的诗,还把明朝时他们日本国大使的一首诗也抬了出来:“昔日曾见此湖图,不信人间有此湖,今日打从湖上过,画工还欠费功夫。”但是不管我怎么介绍西湖的美景,树下行三总是板着脸高兴不起来。

后来他突然问:“这西湖水是活水还是死水?”我没有多想,马上接口:“西湖一直都是活水,过去是,现在是,将来肯定都是——活水。”

我为啥会这样回答,这个得益于在北京工作时,我们受过的接待外宾的教育,周总理曾经指示,对外宾,“要热情,不卑不亢,实事求是,为国争光。”最主要的,是在我心里,西湖水的确是活的。

“水从哪里来?”他又追问。我说:“西湖三面环山,山上有泉,其中有三条溪流直接注入西湖。一条是龙泓涧,发源于龙井,经郭庄卧龙桥,注入西里湖;第二条是发源于天竺山的金沙港,经灵隐冷泉亭,洪春桥,流金桥,注入西湖,第三条是玉皇山的玉皇涧,经长桥流入西湖。”

“水又到哪里去了?”真是专家,步步紧逼啊。“西湖东北角上有个圣堂阁,还有一个涌金阁,当西湖水超过海拔7.18米时,多余的水就经过这两个阁流入运河。”

“西湖的蓄水量是多少?”我随口报出:“约一千万立方米。”等他问到这里时,我把心放落来了,这是我的强项,他是难不倒我的,我说,西湖环湖一圈约10公里,水域面积是5.66平方公里,平均水深1.8米,一算,正好一千万立方米。

到这时,树下行三的话口气开始变暖,明显地开始尊重我了,但在我看来,他是开始尊重西湖了。这样的聊天,大概让他忘记了湖面上那丝隐隐约约的臭,西湖在他的眼里变得美起来。这天游玩结束后,他通过翻译要求和我合影,还向我要了西湖的诗词和有关资料。

浪打浪

报名做业余导游,经理听了我的“自我吹嘘”,说你还是给我们做主考官吧。

1984年,杭州旅游刚刚起步,杭州青年旅行社招10名导游,公开招聘的。我也去报名,想做业余导游。后来导游没有做成,竟然做了招考导游的主考官。

那天,登记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报,说我年纪太大了。我和她磨嘴皮,我对西湖很了解,做杭州的导游煞煞宽。就在据理力争时,公司经理来了,他听了我的“自我吹嘘”后说,你还是给我们做主考官吧,帮我们选10名导游。

我轻松答应下来,为啥?我心里有底。再向你透露点情况,我曾经做过国家文物局的特派员,考察全国文保单位对文物的保护情况。

1961年,国务院颁布了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浙江有三处,一处是六和塔,第二处是岳飞墓(庙),还有是宁波的保国寺。

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文保单位,都要有人定期进行检查,看看文物保护情况,有没有毁损?他们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人手,那时我在北京工作。我去报了名,就被录取了。被聘请后,还接受了培训。我对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爱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
再回到报考导游,那次报名的有600多人,根据我的设计,第一轮先笔试,刷掉500个。接下来面试,100人分成5个一组,每组取一个,剩20个。

面试题是我出的,我都围绕西湖出。第一题,西湖的水是死水还是活水?第二题,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来西湖玩?第三题,国外有哪些重要领导人到过西湖?

说实话,答得好的并不多。然后我又带着挑出来的20个人实地导游。我的方案实施后,效果蛮好。最后录取的10个,个个顶用。

结束后,经理发给我20元钱,那时的20元不是个小数目。

后来我还去镜湖厅为服务员做培训,重点讲西湖景点的人文历史。这样服务员在接待客人时,不会一问三不知了。

凡是有关西湖的活动我都不落下,比如西湖马拉松,我一共参加过12次。两次跑全程,另外都跑10公里的,到1998年退休后才不跑了。

浪打浪

我看到西湖发大水的照片,想带回去翻印,路上遇到小偷,连带着照片也被偷走了。

历史上,西湖旱过,涝过,冰过,受过风灾,要不要说点听听?

1955年夏天,接连好几个月,杭州不下一滴雨,西湖干得见了底,湖底的淤泥被太阳一晒,像乌龟的背脊,一块块开裂。人们从中山公园可以直接走到湖心亭,当时只有三潭印月边上还有点积水。有关部门特地在南山路到三潭印月的湖底挖了一条航道,让去三潭印月上班的职工可以乘船上下班。

这不是我亲眼所见,是我去档案馆查来的。那年我还在北京工作。

浪打浪

江墅铁路不满5元的小股东就有16574户。听说铁路奠基那天,叫花子都来了不少。

我还要献个宝,和你讲讲江墅铁路的事。这桩事情也是我无意之中发现的。

1998年,铁道部同事邀我参与写《中国铁路通信史》,献给建国五十周年的,我负责收集照片和资料。搜集过程当中,我发现我们杭州,100年前竟然还有条